

爲什麼要「拍賣國民黨」？

——黨營事業是台灣金權政治大怪獸

在國民黨黨營事業大掌櫃的辦公室門外，幾乎天天有人排隊；人來人往的背後，是錢進錢出。辦公室裡坐著的，過去是徐立德、俞國華……，現在是劉泰英，未來可以是以任何人，而不變的將是川流不息的人潮、錢潮。是些什麼樣的人，沾上了什麼樣的錢，要做些什麼事，讓黨營事業充滿了詭魅色彩？

政黨經營及投資事業，意味著以政治活動為職志的團體，同時從事受政治決策影響的經濟活動；執政黨經營及投資事業，則是已經取得政治權力的團體，從事受自己政治權力所左右的經濟活動。至於長期執政的政黨，同時經營、投資龐大的事業體，一如在台灣的國民黨，是個什麼局面？有些什麼影響？

如果確立了民主政治、市場經濟是世界的主流，也是台灣的政經發展主軸，則在

民主政治、市場經濟下，國民黨黨營事業的存在，堪稱全球民主政黨中最「奸巧」者，它至少有以下三大弊病：

●不公平競爭，包括政黨之間的不公平，以及企業之間的不公平。

保守估計擁有總資產六千億台幣的國民黨黨營事業，與其他在野黨爭逐政治權力，好比富人與窮人的競爭，大人與小孩的競賽，立足點就不平等。尤其國民黨並非「合著銀湯匙出生」，國民黨的龐大財富是靠著對政權的長期壟斷而來；而國民黨政權的延續，黨營事業又居功厥偉，每年黨營事業光是檯面上，就上繳黨庫逾五〇億元，碰到選舉期間，更有數不盡的檯面下資金移轉活動。於是，黨營事業與國民黨政權「相依為命」，台灣的政治就絕難見到各政黨以真正的治國理念、政策來互相競爭、爭取人民支持。解嚴後的台灣，擁有的只是金權籠罩下的民主形式，這樣的民主政治是殘破不全、甚至是假的；這樣的政黨政治更是跛腳的政黨政治。

連國民黨提名的二〇〇〇年總統候選人連戰，都以選舉政見承認了黨營事業會造成政黨不公平競爭。

一個國家的政府設立公營企業，原始目的在於福國利民，防範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公用事業落入以追求營利為目的的私人手裡，而公營事業的營運且須受民意機關監督。但黨營事業就大大不同，執政黨擁有國家政策大權，包括決定人民經濟活動規則、審查人民經濟活動的權力，一旦執政黨同時又要做生意，而且做的是以賺錢為目的、要考核經營績效的生意，那麼，以其在政治、經濟上的壓倒性權力、地位，不僅是「與民爭利」，更是在市場上造成不公平競爭。

影響所及，民間企業無不爭相拉攏黨營事業，一則以對國民黨的政治投資換取經濟活動的便利，二則看準黨營事業「特優」（特權加優勢）的投資眼光，一起賺錢，更加歪曲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

例如政府新近開放的固定網路業務，民間財團經過各自整合後，出現四大團隊爭取固網執照，黨營事業挑精揀肥後，在九九年十月底宣佈加入力霸電信團隊，準備投資四十億元。擁有黨營事業的「加持」，的確令人刮目相看。

●球員兼裁判，國庫通黨庫的風險始終不去。

國民黨執政長逾半世紀，這段期間，國庫對黨庫可謂「只問付出，不問收穫」，包括廉價甚至無償移轉國有資產、法令保障黨的獨佔生意、為黨的賠錢事業收拾善後……，政府的統治行為服膺於執政黨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即使邁向開放社會、民主國家，政黨經營企業，雖然不容易再出現像威權時期那樣頻繁的黨庫「直通」國庫

行為，但全國納稅人荷包「失血」的風險仍然存在，尤其政、商利益衝突的問題更是揮之不去。

擁有政治（統治）權力者，同時又要從事商業（被統治）活動，必然造成「球員兼裁判」的不合理現象。就以扮演國民黨政策決策功能的中常會而言，每周三的會議都可見投管會主委劉泰英的身影，也就是說，國民黨打算推出什麼政策，黨管事業都有「第一手消息」，都可佔盡機先。

這種種具體例子，在半世紀以來的國民黨執政下俯拾皆是，近期的實例，一是內政部考慮將東沙群島開放觀光，但決策還沒確定，消息還未曝光，黨管事業就「春江水暖鴨先知」，先是由內政部出資獎勵台灣綜合研究院進行開發東沙群島的研究，台綜院老闆劉泰英正與國民黨大掌櫃是同一人，而劉掌櫃也搶先發佈黨管事業有意投資一億餘元開發東沙觀光資源的訊息。

第二個實例，如國民黨中生代明星，擁有政治潔癖形象、彷彿「出淤泥而不染」的台北市長馬英九，面對自己政見——加速台北車站特定區開發——所引起的各界疑慮，上台以來即使蠢蠢欲動，卻也遲遲不敢有大動作，因為國民黨的啟聖實業等是該特定區中最大的私人土地擁有者。一個好好的開發案，可帶動台北市的經濟成長，卻

因為國民黨將成最大、最顯著的獲益者，而使政府施政蒙上利益輸送的陰影。

只要黨管事業存在一天，就始終會這樣「烏雲罩頂」，結果，不論黨管事業是否撈得油水，施政品質和人民對施政的信賴都已先打了折扣。

●助長政治風氣、商業風氣的敗壞。

從二十世紀末國民黨「宋楚瑜「興票案」，就可見政黨搞賺錢事業的可怕。「興票案」告訴台灣人民的是，單單一個國民黨的高級黨工，就有多達數億元的「A錢空間」，不論當事人是否真的「A」了；而黨管事業裡，更充滿了這類「A錢空間」。

以黨管事業的豐厚資源，如果按正常的企業經營邏輯、經營效率，一定進用專業人才、發揮最佳產能、博取最大利益。然而，國民黨黨管事業卻不是以企業管理方式來獲利，它的從業人員及投資內容中，許多是基於權力考量、政治包袱；它的經營手法，許多是「權錢相依」。於是，國民黨直接經營的事業裡，多的是因人謀不臧而虧損累累的爛公司，但黨管控股公司卻能靠著向外投資，尤其是股市投資而大賺其錢，使總獲利數字始終驚人。

國民黨的龐雜事業體，提供了經濟犯罪、政商勾結的溫床，如果政黨的從業人員習於運用或撈用大筆帶有特權色彩的資金，那會帶來怎樣的政治風氣？黨管事業的豐

厚盈餘，是國民黨政權維繫的要素，如果一個政權要靠每年盈餘百億元的事業體來維繫，那會帶來怎樣的選舉風氣？黨營事業的賺錢手法，是金生權、權生金，如果企業界隨之起舞，共創「利益共同體」，那會帶來怎樣的商業風氣、股市風氣？

靠政權、政策滋養的政黨企業集團，必然會出現上述弊端，而發展超過半世紀的國民黨黨營事業，可以更進一步過濾出三大特色：

●無所不包，無處不在。

從民生物資、食衣住行育樂，到理財活動的開號子、銀行；從「賺死人錢」的靈骨塔，到最先進的網際網路、千禧蟲軟體……，各種產品都可以在國民黨的投資名單上看到。產品面的上天下地不說，資金面也幾乎是把台灣各大財團牽連進來，互相投資，形成一張牢不可破的政商連結網。

●在商言政，在政言商。

國民黨的商業行為，摻雜不少政治色彩；國民黨的政治行為，也免不了夾帶為自己荷包賺錢的作用。後者的實例，在國民黨執政數十年下多不勝數。前者則例如近年台灣企業界財務危機頻傳下，黨營事業買進高雄宏總企業股票的同時，宏總老闆、無

黨籍的林宏宗即宣佈加入國民黨，他在九六年總統大選時可是支持脫離國民黨參選的陳履安呢！其他像是金援長億集團楊天生、立委劉炳偉（前省議會議長）等過去宋楚瑜色彩濃厚的對象，也帶有政治考量。

●來頭不小，問題不少。

國民黨黨營事業彷彿一個超大型權貴收納袋，退休退職高官、黨官、現任民意代表、政要子弟……在黨營事業裡來來去去，佔缺、兼職、管事、不管事、來作生意、來要人情的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雖然具背景的黨營事業主管中也有專業經營者，不過不少出了問題（例如虧錢案、A錢案）的黨營事業裡，卻更常看得到權貴人士的影子。

面對台灣人民努力邁向更開放、更民主的新時代，就國民黨而言，也即面臨政權可能不保的危機，黨營事業出現了一些值得人民關注的動向，在此擇要歸納出三大趨勢：

●「倒賣國土」行動加速。

國民黨自二十世紀末幾年來即開始密集出售幾塊爭議土地，尤其是黨營文化事業

旗下的精華區土地，這些土地多半是在威權時期接收、撥交日產或向國庫廉價買進而來，國民黨取得這批黨產的正當性令各界質疑，黨營事業有無權利出售，更要打上一個大問號。然而，在爭議聲中，國民黨卻趕緊「獲利了結」。

● 股權稀釋化、擴散化、資產海外化。

國民黨一方面將投資觸角遍佈海內外，讓黨股到處繁衍，一方面也陸續釋出幾家錢途看好的事業股票，而接手國民黨股權的，又多半是國民黨在商場上親密的生意夥伴，因此國民黨儘管成為小股東，影響力卻仍不容小覷；「黨友企業」彷彿成了黨營事業的「人頭股東」，為國民黨出錢出力。

此外，國民黨陸續推動旗下文化事業上市，不但有「以股票換鈔票」的作用，還可以将股市投資人拉進來，使黨產的處理更加複雜困難。國民黨近年對幾個海外據點的積極整頓，也讓人有在為「脫產海外」做準備的聯想。

● 財務結構惡化。

過去財力雄厚，「自給自足」的黨營事業，近年來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張，自有資本率愈來愈低，亦即向金融機構融資的程度愈來愈高。表面上看，這或許是企業善於運用金融工具調度資金的正常做法，但黨營事業不是一般企業，它的經營體質、管理

方式、投資目的都不單純，國民黨愈來愈會借錢，也形同「套牢」台灣金融界。尤其國民黨在外有政權危機、內有分裂危機下，黨營事業資源被有心人「瓜分」、「A走」的風險極高，加深了國民黨成為「危機財團」的趨勢，值得各界警覺。

綜合以上分析，國民黨龐大的政商資源正面臨可能被「拍賣」的命運，而目前進得了賣場的，還只是少數國民黨政、商權貴人物，進行的也多半是「私相授受」性質的交易。由於國民黨因公產而富，黨營事業因公權力而發達，台灣人民對於國民黨產都有主張「公開招標」的權利。在全民「拍賣國民黨」之前，讓我們先認清黨產的由來、黨產的性質、黨產的爭議及黨產的發展規模，解構、清算黨營事業這個違建的政商同體巨獸。